

主编 / 臧杰

青 岛 出 版 社



独

闲话

臧杰·主编 青岛出版社

闲话文丛



专号



独
立
傲
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闲话. 18, 独立傲岸 / 臧杰主编. -- 青岛 :

青岛出版社, 2013.1

ISBN 978-7-5436-8901-5

I. ①闲… II. ①臧…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317507号

- | | |
|------|---|
| 书 名 | 闲话(十八)独立傲岸 |
| 主 编 | 臧 杰 |
| 出版发行 | 青岛出版社 |
| 社 址 | 青岛市海尔路182号(266061) |
| 本社网址 | http://www.qdpub.com |
| 责任编辑 | 金 龙 |
| 特约编辑 | 贺中原 |
| 封面设计 | 乔 峰 |
| 装帧设计 | 申 尧 |
| 平面制作 | 翰墨杰人平面设计有限公司 |
| 制 版 | 青岛人印人数码输出有限公司 |
| 印 刷 | 青岛双星华信印刷有限公司 |
| 出版日期 | 2013年1月第1版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 |
| 开 本 | 24开(889mm×1194mm) |
| 印 张 | 15.25 |
| 字 数 | 260千 |
| 书 号 | ISBN 978-7-5436-8901-5 |
| 定 价 | 45.00 元 |

编校质量、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0532-68068670

青岛版图书售后如发现质量问题, 请寄回青岛出版社出版印务部调换。

电话: 0532-68068629

閑話 目 录

独立傲岸 ○

投笔从戎请长缨——西南联大从军潮 / 刘宜庆.....1

李大钊殉难地寻觅记 / 李 洁.....55

崔嵬：政治光环之下的明星（1949—1966） / 丁 宁
.....150

走下神坛的洗星海 / 张 彤.....165

独立傲岸史量才 / 蔡晓滨.....194

新旧双簧，飞短流长 / 周海波.....221

闲话

目 录

倪貽德：无法蜕变的“秋蝉” / 大 漠.....258

褪色的版画人生 / 薛 原.....283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青岛辛亥年 / 李 明.....301

孙中山“私访青岛”前后 / 张树枫.....338



投笔从戎请长缨

——西南联大从军潮

刘宜庆

西南联大的从军热潮有三次：第一次是抗战初期，在长沙时湘江涌动从军潮；第二次是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联大学子应征翻译官；第三次是1944年“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从军运动中，联大学子参加青年军。

按注册统计，联大从军学子共834人，名字刻在西南联大纪念碑的背面。联大学子实际从军人数远远多于纪念碑背后的数字，在先后进入西南联大求学的8000多人中，有1100多名学生参军，约占14%。有很多牺牲的、被人遗忘的无名英雄湮灭在时间深处。

西南联大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联大学子从军，是抗日战争中一段可歌可泣的历史，堪称绝代风流。

湘江涌动爱国潮

夜，

一团黑暗。

浓密的云雾在奔腾，

满山一片静。

一所古老的学院。

倾盆大雨下个不停，

夹杂着远处一阵犬吠，

还有几声鸡鸣，

惊醒了流浪者的怀乡梦。

哪是怒马的悲鸣？

战场厮杀的喊声？

雨正在打着柏松，

打着落叶的梧桐，

也打着坚贞的巨石，

一齐发出反抗的吼声，

巧妙地

交织成一支进军行。

松柏、巨石、梧桐，

经过彻夜的斗争，

还依然常青、强硬、直挺，

在打击中

孕育着伟大的新生！

——刘重德《雨夜》（写于南岳）

长沙临时大学于1937年11月开学。11月12日上海失陷，12月13日日军占领南京，接着逆江而上，武汉危机。长沙成为日军的轰炸目标。

11月27日，吴宓日记记载：“上午11点，警报传来。宓时在圣经学

院，乃随众至办公楼地室中藏避，校中师生皆集于是。”这次日军的飞机没有袭击圣经学院，可能是因为“楼外院中草场，平铺一极大之美国旗”。^①有一次，日军轰炸了长沙，林徽因的临时住所，被炸成一片废墟。

1937年12月22日，柳无忌的《南岳日记》记录了日军空袭威胁南岳课堂的情形：“今日校中公布空袭警报规定。九时三刻在戏剧班上课，忽闻机声轧轧甚近。教室外学生走动甚多，听讲者面呈不安色。告以如愿者，可以自由离室，但无人出去，结果仍维持到9时55分散课。安然无事。”^②

长江流域沿海城市失陷，长江中游的城市处于被轰炸的阴影之下。对于热血沸腾的大学生来说，国家处于危难之中，是坚守课堂，还是投笔从戎，是他们一个不可避免的选择。长沙临时大学也到了是去是留的十字路口。而如何在战争的确烟下办高等教育，亦是国民政府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此时，大批军政界的名流到长沙临大演讲，不少学生受到了影响。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在长沙临时大学的演讲中开门见山，劈头就骂：“际兹国难当头，你们这批青年，不上前线作战服务，躲在这里干么？”

徐特立从延安返回长沙，是中国共产党驻湘代表。他到长沙临时大学作报告，那时长沙临时大学借用的是长沙师范学校的房子，徐特立是在学校礼堂里作报告。徐特立身着八路军的土布军装，给学生留下朴素的印象。他在报告里讲到国内外的形势，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讲一口湖南话。他号召大家、鼓动青年参加抗日。有不少学生听了徐特立的报告，奔赴延安。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陈诚向学生分析了时局，赞成学校西迁云南。他把大学生比喻成国宝，指出国家虽然在危难之中，但青年完成学业，极为重要。因为十年后，国家的命运掌握在他们手中。



高等教育是完全服务战时需要，还是像平常那样运转？“最高统帅”蒋介石也加入了这场争论。他在重庆召开的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上，曾做如下演讲：“目前教育上，一般辩论最激烈的问题，就是战时教育和正常教育的问题……我们决不能说所有教育都可以遗世独立于国家需要之外，但我们也不能说因为在战时，所有一切的学制课程和教育法全部可以摆在一边……总而言之，我们切不可忘记战时应作平时看，切勿应急之故而就放弃了基本。我们这一战，一方面是争取民族生存，一方面就要于此时期中改造我们的民族，复兴我们的国家，所有我们在教育上的着眼点，不仅在战时，还应该看到战后。”

教育部长陈立夫指出：国防之内涵，并不限于狭义之军事教育，各级学校之课程不为必须培养之基本知识，即为所由造就之专门技能，均各有其充实国力之意义。纵在平时，其可伸缩者亦至有限，断不能任意废弃，致使国力根本动摇，将来国家无人可用之危险。因此，他主张在战争发生时要力持镇静，就地维持课务；危城讲学，百年树人。教育部为了抗战建国大计，根据蒋介石的讲话精神，制定了“战时教育须作平常看”的方针。

国民政府关于高等教育的大政方针已定，但具体到从平津流亡到长沙的大学生，个人有不同的选择。关于长沙临时大学的处境，以及湘江涌动的爱国热潮，查良钊记叙当时的情形说：

当时借读于长沙临时大学者很多，全国各地大学生几乎全有，表面虽似混乱而是皆为一种国难期间的悲壮紧张气氛所包围，学校于十一月间正式上课，不三月而学期结束。

这一时期教授少，书籍仪器几乎没有，个人生活也大多无办法，有些同学甚至每日吃一角钱的番薯度日！然而大家却一致地焦虑着时局，校中有时事座谈会、演讲会等，每次都是人满为患。南京沦陷后，大局危在旦夕，长沙的情形也非常不安，即是很用功的同学也觉无法安心读书了，又加以“投笔从戎”的浪潮汹涌全国，于是长沙临大中乃有大批同学出走。其中

有入交辋学校的，有入军校的，有的则结成小组，到山西陕西汉口等地参加各种工作团及军队，再没有人梦想毕业了。这是学校进程中一个比较暗淡的时期；而就在这时期中，学校当局决定了迁往云南。

人们把工作和读书看为两回事。所以“救亡呢？还是上学呢？”的问题，就成了“在长沙呢？还是到云南去？”当时在长沙是很容易加入救亡工作的，所以学生自治会反对迁移，并派了代表到教育部请愿；当地的报纸也都一致攻击，认为大学生不应该逃避云云。是时有很多同学犹豫不决，恰好学校请了两位名人来讲演，一位是省政府主席张治中先生，他是反对迁移的；一位是陈诚将军，他给同学们痛快淋漓地分析了当前的局势，同时征引了郭沫若、周恩来、陈独秀等对于青年责任的意见。而他的结论是：学校应当迁移。以后会有很多同学情愿随学校赴云南，陈诚将军是给了很大的影响的。^③

长沙临时大学是抗战的产物，从诞生起，就注定打上了战争的烙印。长沙临时大学为了适应战时需要，满足学生主动请缨从军抗战，出台了一些政策。

1937年11月15日，成立由张伯苓任队长、黄钰生教授和军事教官毛鸿任副队长的大学军训队。12月10日，常委会决议成立“国防服务介绍委员会”和“国防技术服务委员会”。12月29日，常委会又决定将这两个委员会合组为“国防工作介绍委员会”，推举吴有训、杨石先、樊际昌、黄钰生、潘光旦、顾毓琇、曾昭抡、庄前鼎、施嘉炀九位教授为委员，吴有训（召集人）、杨石先、樊际昌为常委。

12月10日，长沙临时大学公布的《关于学生参加国防机关服务的优待办法》规定：“至国防机关服务者，本校准为保留学籍并得以随班考试分数作为学期成绩”，“学生于服务完毕返校时，须呈缴服务机关之证明书，始能取得学期成绩”。这就是说，学校介绍学生到国防机关参加抗战，服务完毕归来后，还可以回校就学，做到抗战求学两不误。这个优待办法，为报国参军的学生开了绿灯。

担任长沙临时大学学生代表会主席的经济系同学洪绥曾（洪同），对这段历史记忆犹新。他回忆说：“开学不久，长沙也成了日本军机轰炸的目标，警报声、飞机声不断打扰我们，而且有时炸弹随声而下，造成不少伤亡，临大也遭了殃。在这种情形下，教授无心讲授，学生也无心受课，尤其是年11月传来首都南京沦陷的消息，立即掀起一片从军报国的热潮，大批同学激于爱国热忱，纷纷投笔从戎：有的去了阎锡山的第二战区，有的去了延安，有的则参加了中央军。我当时是临大学生代表会主席，和学生会的同学整天拉起欢送同学的大旗，热烈欢送他们走上前线。”^④

对于鼓励学生投笔从戎，许多人士不以为然，他们认为：“一个大學生去当兵，其效果尚不及一个兵；反之，在科学上求出路，其效果有胜过十万兵的时候。”且“无作战经验，冒失地跑上前线，岂但送死而已，还妨碍整个军事”。

钱穆和冯友兰对是否支持学生参军，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钱穆对要求参军的学生就有过这样的劝告：“青年为国栋梁，乃指此后言，非指当前言。若非诸生努力读书，能求上进，岂今日诸生便即为国家栋梁乎。今日国家困难万状，中央政府又自武汉退出，国家需才担任艰巨，标准更当提高。目前前线有人，不待在学青年去参加。”^⑤

教授的思想变化也有一个过程，闻一多是个鲜明的例子。闻一多表示服从国家的征调：“我们脑子里装满了欧美现代国家的观念，以为这样的战争，一发生，全国都应该动员起来，自然我们自己也不是例外，于是我们有的人，等着政府的指示：或上前方参加工作，或在后方从事战时的生产，至少也可以在士兵或民众教育上尽点力。”

国民政府“战时教育须作平常看”的政策，平息了教授之间的争论，安稳了学生的思想。长沙临时大学即将迁移昆明，联大师生的认识也渐渐取得了一致。教授大都与政府的看法相同：认为我们应该努力研究，以待将来建国之用，何况学生受了训，不见得比大兵打得更好。

○ 蒋梦麟

闲话文丛 ▶▶

闻一多在南岳的第一堂课上，安定人心。他说，看来这次抗战，不是短时期可以获胜的，救国要有分工，直接参加抗战，固然很需要，学习本领，积蓄力量，为将来的抗战和建国献身也很必要。各人可以根据自己的身体条件和志趣，迅速决定去留。留下来就要安心学习，不安心学习是不好的。他的话虽然简短，但很有说服力，给留下来的学生吃了一颗定心丸。

当时在校学生1400多人，大多数随校西迁昆明。不过临大常委蒋梦麟回忆，仍有350名以上的学生自动留下来，参加组织动员民众抗日的工作。著名物理学家吴大猷在回忆中曾记述了自己在这场争论中的思想变化：“抗战开始时，我的看法是一切应该为全面抗战，节省一切的开支，研究工作也可以等战后再做。但抗战久了，我的看法也改变了……为了培植及训练战后研究工作所需的人才，应该在可能的情形下有些研究设备。”



不论时光如何流转，我们铭记历史中的这一幕：湘江岸边投笔从戎。让我们重温历史烟云中的一个定格的镜头：“南京陷落的噩耗传来，临大师生齐集圣经学院广场召开大会，既是动员会，也是誓师会，高唱抗战歌曲，慷慨陈词，马约翰教授在会上高呼口号，鼓舞学生从军，到前线去！从军去的呼声响彻校园。”

学子慷慨赴国难

在民族的献祭台前，有人走上来说：“我献出金钱。”有人说：“我献出珠宝。”有人说：“我献出笔墨。”有人说：“我献出劳力。”我将上台大声宣布：“我献出了我的爱人！”我总算倾其所有，使同献者再也无话可说了。

我想退出，但是民族的神灵对我说：“不！你还有！”

“我还有什么呢？”

○ 投笔从戎请长
缨——西南联
大从军潮



“你还有自己的生命！”

——韦君宜《牺牲者的自白》

清华学子从“一二·九”运动就已投身抗日的洪流中。

作为“一二·九”运动中的笔杆子，韦君宜在清华园是出了名的。

1936年初，韦君宜参加“北平学联”组织的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沿路深入农家，宣传讲演，开展歌咏活动，动员当地青年参加革命组织。1936年暑假，她跑到山西去参加革命组织“牺盟会”。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8月5日日军占领了位于北平西郊的清华园，29日、30日平津相继失陷。韦君宜返回天津法租界的家中。不久，平津通车，一批又一批的同学到天津乘船从海路经烟台奔济南、石家庄，再疏散或北上或南下。韦君宜也尽力招呼着路过的同学，帮助购船票，同时也考虑自己怎样脱离这个家。8月20日，韦君宜一行五人随着大批难民和流亡学生，从塘沽登上了到广州的太古公司“湖北号”轮船。在青岛下了船。他们加入大批流亡学生的行列中。在济南、石家庄都设有“平津流亡同学会”，一路风尘，中途还在石家庄的伤兵医院参加短期的伤员服务工作。^⑥

离家后，韦君宜曾作《别天津》（七律）一诗以明志：

斩断柔情怀壮心，木兰此去即从军。

早因多难论高义，已到艰危敢爱身；

如此山河非吾土，伤兹父老竟谁民。

愿将一片胸头血，洒作神州万树春。

10月18日，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校合并的长沙临时大学开始了复学报到工作。韦君宜姐妹到了汉口后，莲一入了武汉大学，韦君宜则到了长沙，在临时大学注册为文学院哲学心理教育系四年级学生，仍用的是魏葵一的名字。校部设在圣经学院，女生暂住韭菜园涵德女校。临时大学刚刚建立不久，报到后的学生们在街上遛弯，吃凉薯和米粉，回到住处对学校和个人前途议论纷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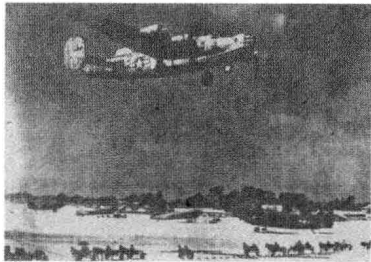
独立傲岸 C

韦君宜像一只离群的孤雁，很是苦闷，许多携手并肩的战友离开了；“民先”总部已撤至山西临汾；自己与党组织的关系也失掉了联系。她面临着人生的又一次选择，决定放弃学业去武汉找党的关系。当她在街上迎面遇见了系主任冯友兰先生时，向他表示了离开学校，找机会参加抗日的想法。先生听后沉吟片刻，也许是惋惜自己的得意门生的离去吧，但立即表示了对学生的支持：“好啊！现在正是你们为国家做点事的时候。”说完师生便握手道别。韦君宜从此也告别了清华。

韦君宜在湖北从事抗战和革命工作，她与孙世实在共同战斗中相爱了，他们互相鼓励，相约待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后，携手回到清华继续完成学业。然而，他们美好的愿望在残酷的战争年代，无法实现。1938年10月，当孙世实所乘的最后一批撤退八路军办事处的船只驶离武汉不久，遭遇到日寇的袭击，孙世实为救助一名病中的同志，失去了自救的机会而不幸遇难。韦君宜在《牺牲者的自白》文中说：“我献出了我的爱人！”随后，韦君宜到了延安。

韦君宜这一代清华学子，从长沙辗转到延安，这是长沙临时大学一些学生的人生轨迹。和韦君宜的选择相似的是赵俪生。

18岁时，毕业于胶济铁路青岛中学的赵俪生考进了北京大学，一星期后转到清华大学外语系。在清华园学习的同班和同届的学生中，有不少是后来中国政坛、文坛和学术界的风云人物，如姚依林、蒋南翔、韦君宜、王瑶等。在清华大学，赵俪生参加了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还当过清华文学会的主席，编过《清华周刊》和《副刊》。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赵俪生站在运动的最前列，掌过门旗，进行过演讲。



抗战前夕，民族解放先锋队曾

● 投笔从戎请长
——西南联
大从军潮

● 从成都空军基地
起飞的飞机飞赴
日本轰炸

派赵俪生到山西参加“牺盟会”的训练，他因为正在翻译一部苏联小说，便推迟了半年。到了太原后，早走一步的清华同学已经是牺盟会的各级领导了，不久，他离开太原辗转到了长沙。

在去长沙的路上，途经济南，赵俪生遇到王逊（济南人），王逊在抗战爆发之前在清华周刊发表了一篇散文《明日的园子》。此文写道，咸丰朝伺候王爷的几个宫女在树丛中窃窃私语，说日本兵已经进驻园子里来了，还在体育馆里养马。后来，日军侵占了清华园，果真在体育馆里养马。赵俪生把王逊称为“预言家”。他们一起结伴去长沙。过武汉时，中国的航空员与苏联航空员并肩与日本飞机进行空战，赵俪生在轮渡甲板上读《新华日报》连载的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心里佩服得五体投地。此时，赵俪生头顶上有一架日机中炮，一溜烟扎进长江中。

到了长沙，一进小吴门韭菜园临时大学校园，赵俪生碰到朱自清先生，朱自清告诉赵俪生：“沈雁冰（茅盾）打了几次电话找你，问你报到了没有，这里是沈先生的地址，你去找他吧。”朱自清叮嘱沈雁冰的地址保密，不可传扬出去。赵俪生见到沈雁冰，沈告诉他，小说译稿收到后转交给了王任叔（巴人），已编入“大时代文艺丛书”。^⑦

身处大时代中，文艺可以暂时放在一边。赵俪生考入由定县平民教育促进会主办的“乡村服务团”，定县平民教育促进会领导人有晏阳初、熊佛西等，全是名人。晏阳初邀请湖南省主席何健来讲话。“何上身很长，下身很短，身段有点像袁世凯，文化水平大约与韩复榘处于仲伯之间，说着一口诘聱的醴陵话。”

在“乡村服务团”到衡山县宣传抗日时，赵俪生遇到了一件怪事。一天清晨，在保长家的院子，看见一对老夫妻和一个年轻媳妇跪在保长门口，看样子已经跪了一整夜。赵俪生连忙询问，他们说，老夫妻的独子、新媳妇的丈夫被抓壮丁，怕跑掉，一直捆在保长家的牲口圈里。赵俪生马上找保长理论，但保长说：“宣传抗日是你们的事情，其余的

事，你们莫管。”

赵俪生认为，大敌当前，全民抗战，应该松散一下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之间的关系。受到这种怪事的刺激，他本该随长沙临时大学的师生一起迁往昆明，完成学业，但在民族解放先锋队的安排下，赵俪生又返回山西抗日前线，后撤到延安。在延安作了短暂停留后，又取道西安，第三次返回山西抗日前线，参加了当地的游击队。

“游击区”是一个颇为令人神往的自由天地，大批文人与青年学生怀着朝圣者的虔诚奔向延安，即是明证。清华学生穆旦对此并不陌生，不仅他的同学和好友王瑶、赵俪生等人奔向了游击区，就连他的前辈师友卞之琳，也曾到延安转了一圈。

与韦君宜、赵俪生不同，冯契从长沙到北方前线参加抗战工作，后到昆明西南联大，完成学业。冯契回忆说：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南迁成立长沙临时大学，文学院在南岳。当时有些进步学生在地下党领导下组织战地服务团，决定到北方前线去参加抗战工作，我也报名参加了。临走之前，去向金先生告别，他非常赞赏我的行动，连声说“好，好！我要是年轻二十岁，也要到前线去扛枪”。我后来一直记着他讲“扛枪”二字时的那种满腔热情，这对我确是最好的鼓励。^⑧

到敌后参加抗战，清华土木工程系学生马继孔（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过云南省委书记）就是其中之一。他在《自述》中写到：

1937年11月我自山东泰安家乡乘车抵长沙临大，报到入学。后南京紧急，学习实在不安心，即在临大发动同学回乡，当时发起人有我和曹望舜（曹一清）、孙继祖、刘庄、左平、刘庆予、徐兴国（前三人为清华，后三人为北大）等共七人，召开了一次座谈会，共到七八十人，会上赞成去延安的多，赞成回乡的少。会后，有的找邹韬奋介绍去延安，刘庄到西安转去延安，刘庆予到郑州一战区，后又到泰（安）西抗日根据地，和我在一个地区工作。徐兴国到延安，改名徐晃。……回乡发起人七位中，剩下我们四人，向学校办了退

○投笔从戎请长
缨——西南联
大从军潮



学手续，保留了学籍。我们乘车回山东，我在兖州下车，经济宁、泰安到家乡红山村。左平与我在兖州分手后，因济南失守，他回不了老家寿光，也转来到我家一起组织了一支游击队，1938年编入八路军山东纵队第6支队，我任参谋长，左平任后勤主任，就这样开始了地区的游击战。^⑨

上述的清华学子多是去延安参加从军、参加抗战工作的。在长沙，大量的学生，奔赴国民党的军队，从事各种各样的抗战工作，比较集中是参加交通辎重学校。

当时机械化部队装甲团扩充为第200师，需要技术人员。机械系主任庄前鼎动员机械和电机两系同学报考陆军交通辎重学校，他说：学习期满就可直接参加抗战；学校将为他们保留学籍，并派戴中孚和陈继善两位教师同去，为他们讲三门专业课，回来算学分。1938年1月，录取两系三四年级学生章宏道（章文晋）等30多人。经过8个月训练后，分别分配到炮兵、200师的装甲团和汽车团、红十字会救护车队、滇缅公路等单位。他们对陆军机械化部队的建设作出了贡献。

诚如韦君宜所说，在民族的献祭台前，联大从军的学子，有的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何懋勋（何方），1935年从扬州中学毕业后，考入天津南开大学经济系。1937年底从长沙临时大学赴鲁西抗日根据地参加抗日救亡工作，任山东省第六区游击司令部青年抗日挺进大队参谋长，在1938年8月齐河县坡赵庄的一次战斗中英勇捐躯，年仅21岁。郎维田，联大哲学系1940级，从军后在“中央军校”16期，毕业后一直在军旅服务，1940年在昆明空袭中遇难。

投笔从戎，为国捐躯，抵御倭寇洒热血，忠骨长伴青山眠。西南联大纪念碑的背面，没有镌刻这两位烈士的名字，但他们不应被忘却，他们是联大的精魂。

联大从军总动员

殷忧思报国，多难想兴邦。